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目錄

宋

高祖

破姚泓表 爲扶風太守沈田子武康人

賜沈林子書 沈林子田子之弟

起沈林子詔

封沈林子詔

追贈沈林子詔

文帝

詔彭城王義康 爲沈邵武康人林子之子
答衡陽王義季 爲沈邵
與始興王濬詔 爲沈璞林子少子
別詔沈璞
賜沈亮詔 亮武康人林子之子
詔報沈亮劄城府啓
詔答沈亮陳府事
以沈演之爲中領軍詔 沈演之武康人
詔蕭思話 爲沈演之

太后

問沈攸之令

賜攸之手令

江夏王

啓太祖爲沈邵

詔答

始興王濬

吳興郡武康開漕疏

與沈璞疏

南越志

沈懷文 寂之孫懷遠兄

宋侍中趙倫之碑

省錄尚書議

沈慶之

與南郡王義宣書

王景文

書與王道隆 王道隆烏程人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昌箕仲弓訂定

宋

破姚泓表　高祖

叅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沈田子率領勁銳背城電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陳奮寡對衆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斬馘千數泓喪旗棄衆奔還覇西咸陽空盡義徒四合清蕩餘燼勢在跂踵

賜沈林子書　高祖

初高祖爲太尉以林子爲參軍及伐羌林子參征西軍事悉署三府中兵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攻姚泓僞東平公姚紹于潼關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屠其城而坑其衆高祖賜書

頻再破賊慶快無譬既屢摧破想不復久耳

廼沈林子詔　高祖

沈林子遭母憂還東葬乘輿躬幸信使相望葬畢詔

曰

軍國多務內外須才前鎮西諮議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沈林子不得遂其情事可輔國將軍起

封沈林子詔　　高祖

建威將軍河南太守資中侯沈林子等或中規遠謀扶贊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勳烈惟茂並宜與國同休饗茲大賚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開國之制率遵舊章

追贈沈林子詔　　高祖

故輔國將軍沈林子器懷貞審忠績允著才志未遂傷
悼在懷可追贈征虜將軍

詔彭城王義康　文帝

沈邵襲駙馬都尉奮彊弩將軍缺上詔義康

沈邵人身不惡吾與林子周旋異常可以補選

荅衡陽王義季　文帝

沈邵爲義季右軍中兵參軍始興王濬初開後軍府
以邵爲中兵義季在江陵安西府中兵久闕啟太祖
求人上荅之其事不果

稱意才難得沈邵雖未經軍事既是腹心作鍾離郡及在後軍府房中甚修理或欲遣之

與始興王濬詔　　文帝

沈璞除秣陵令以疾去職濬出爲南徐州太祖謂璞曰濬既出蕃卿故當臥而護之與濬詔乃爲正佐沈璞累年主簿又經國卿雖未嘗爲行佐今故當正參軍耶若爾正當署餘曹兼房任不爾便宜行佐正署中兵恐於選體如不多耳

別詔沈璞　　文帝

璞爲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璞與臧質討拒虜虜主
燾遁走太祖遣中使深相褒美又別詔
近者險急老弱殊當憂迫耶念卿爾時難爲心想百姓
流轉已還此遣部運尋至委卿量所贍濟也

賜沈亮詔　文帝

亮遷南譙王義宣叅軍太祖詔
陝西心膂須才故授卿此職

詔報沈亮剏城府啟　文帝

啟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勑之猶復如此甚爲無

理近復令孟休宣旨想當不同鄉比可密觀其優劣也

詔答沈亮陳府事　文帝

前已令卿兄改革尋値遷回竟是不施行邪今更敕西府也

以沈演之爲中領軍詔　文帝

總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沈濟美彰出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莅演之可中領軍

詔蕭思話　文帝

沈演之歷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時思話爲雍州刺史徵爲吏部尚書文帝詔之

沈尚書暴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

賜始興王濬書　　文帝

始興王濬巫蠱事發文帝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濬小名虎頭使左右朱法瑜

富貴讓濬辭甚哀切并賜書曰
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
其詎能爲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宣投筆悵慨

封沈慶之等詔　　孝武帝

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復深逆鞠旅伐罪義
氣雲踴羣帥仗節指難如歸故曾未積旬宗社載穆遂
以眇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徽錫新除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南兗豫徐兖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
州刺史沈慶之寧朔將軍始興太守沈法系等或盡誠

謀初宣綜戎略或受命元帥一戰寧亂或稟奇軍統協規効提偏師奉律勢振東南皆忠國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誠簡朕心定賞策勳茲焉攸在宜列土開邑永藩皇家慶之可封南昌縣公食邑三千戶法系平固縣侯食邑千戶

徙沈勃詔　明帝

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悉役還私

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勅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徙勃西垂令一思愆悔

詔沈文秀　明帝

皇帝問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邪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一卿獨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

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節親爲戎首一不加辠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壠既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詔文炳文秀弟

詔沈攸之　明帝

攸之爲前將軍與索虜戰失利太宗復令進圍彭城攸之以淮泗既乾糧運不繼固執以爲非往返者七

上大怒詔曰云云攸之懼進軍行至遲墟上悔追軍令反

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啟今便不肯爲吾行耶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

封沈攸之詔　　廢帝

車騎中兵叅軍沈攸之誠畧沈果忠幹勇鷙消蕩氛翳首制鯨凶宜裂河山以酬勳義攸之可東興縣男

問沈攸之令　　太后

攸之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羣臣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之欲以觀察其意久勞於外宜還京輦然任寄之重換代殊爲未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

賜沈攸之手令　太后

國家之事一以委公

敕太祖　江夏王義恭

沈邵爲鍾離太守有惠政義恭敕太祖徙盱眙不許盱眙太守劉顯眞求自解説邵往莅任有政績彰于民

聽若重授盱眙足爲良二千石

詔答

其願還經年方復作此流遷必當大罔罔也

吳興郡武康開漕疏　　始興王濬

所統吳興郡衿帶重山地多汙澤泉流歸集疏決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沈稼田家徒苦防遏無方彼邦奥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被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爲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賑賚周給傾耗國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

宜以爲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
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開漕谷
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浛必無閡滯自去踐行量
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
此計即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息
旣事關大利宜加研盡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與吳
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勢格評高下其川源
由歷莫不踐較圖畫形便詳加筭考如所較量決謂可
立尋四郡同患非獨吳興若此浛獲通列邦蒙益不有

暫勞無由永晏然興創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觀試流勢輒差爲程武康東遷三縣近民即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更列言昔鄭國敵將史起畢忠一開其說萬世爲利嶠之所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妄庶幾可立

與沈璞疏　始興王濬

濬爲揚州刺史璞爲主簿嘗爲舊宮賦久而未畢濬與璞疏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濬重下教又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

卿常有速藻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

又教　始興王濬

鄉沈思淹日向聊相敦還白斐然遂無紙翰昔曹植有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贍藻誇其辭說以今況之方知其信執省躊躇三復不已吾遠慚楚元門盈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恧交至諒惟深矣薄因末牘以代一面

與王簿顧邁孔道存書　始興王濬

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數旬瓌麗之美信同在昔向聊問之而還答累翰辭藻豔逸致慰良多既欣股肱[illegible][illegible]

髦楚還慚予躬無德而稱復裁少字宣志于璞聊因尺紙使卿等具知厥心

又與沈璞書　　始興王濬

狡虜狂凶自送近服偽將郎甦酋長傷殘實天威所喪卿諸人忠勇之効也吾式遏無素致境無民瘼負乘之愧允當其責近乞退謝愆不蒙垂許故以報卿

親疾去職議　　鄭鮮之

時新制長史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上此議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

父母沒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
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違衆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趣于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在官不久則奔兢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于義爲允

與沈林子書　　傅亮

高祖踐阼封林子漢壽縣伯固辭不許亮與林子書

班爵疇勳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懷實參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共弘建內外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為君子耶

與王僧達書　　丘珍孫

聞褚先生出居賢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治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

蹔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蹔紓淸塵亦願助爲譬說

荅丘珍孫書 褚先生錢塘 褚伯玉也 王僧達

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介石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 欲見之輒當申譬

與沈璞書 王僧達

足下何如想館舍正安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旨無日

憂詠沈吟增其勞望聞者獯獫扈橫掠剝遷御鄉販絕
塵坰介靡達聽江盱淮耿然千里吾聞涇陽榛棘伊滑
荐遭烏集絃絕患深自古承知乃背寇皆城境勝胄朔
飡伍甲宵舍烽鼓交警羽鍋騑合而丕下孤兵備伍總
勵豪彥師講一奮坻撫貳情遂能固孤城覆嚴對偕次
地覲生究古之田孫何以尚茲商曙始通粗知梗槩崇
讚膳智嘉賞文猛甚善甚善吾近以戎暴橫斥規劾情
命收龜落緡星舍京里既獲遄至胡馬卷迹支離[illegible]德
役繼前緒行葦之懽實協初慮但乖途重隔顧增慨游

比恒疾卧憂委兼疊裁書送想無斁久懷

征齊記　　丘淵之

淵之有文章新集錄載世說劉孝標注僅紀名氏無復事實故不述裴松之三國志注別有文章敘多滑稽之辭以不著淵之名恐別出㴱勘摯虞手淵之集梁十五卷隋七卷唐世僅存五卷歎錀志以爲有集百卷今所存惟此耳

泰山東岳也瀛博二縣共界漢武封禪割此縣以供祀泰山故曰泰高三十里有延陵兒塚本云其高可隱今

乃二丈餘但是後人培之

朱靈城東有管寧舊宅前有水是寧嘗所濯浴處

城北十五里有梛泉符朗常以爲解襖處

賀白鳩表　　沈演之

臣聞貞裕之美介於盛王休瑞之臻罔違哲后故鳴鳳表垂衣之化翔鸞徵解網之仁陛下道德嗣基聖明纘世教清鳥紀治昌雲官禮漸同川澤浹泉微天嘉明懿只樂薰風星辰以之炳煥日月以之光華神圖祇緯盈覩閟序白質黑章充牣靈囿應感之符畢臻而因心之

祥未屬以素鳩自遠毬翰歸飛脊性閒淑羽貌鮮麗旣
閒之先詭又親覩嘉祥不勝藻抃上頌一首辭不稱典
汾之采章愧不足式昭皇慶崇讚盛美蓋率輿誦備之
篇末其頌曰有哲其儀時惟皓鳩性總五教名編素丘
殷曆方昌婉翹來游漢籙克韡爰降爰休 其一 於顯盛求
敵慶遐傳聖皇在上道照鴻軒稱施旣平孝思永言人
和於地神豫於天 其二 禮樂孔秩靈物咸昭白雀集苞丹
鳳棲郊文騶儷跡嘉頡擢苗灼灼縞羽從化馴朝 其三 豈
伊赴林必周之栩豈伊歸義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

是處育景陽嶽濯姿帝宇其四刑曆頒興理感迭通雉飛越裳鶩趣西雝烝然戾止實兼斯容壹茲民聽穆是王風其五

華林園嘉禾頌　　沈演之

煥炳禎圖昭晰瑞典運傾方闕時亨始顯綠狀既章鳥文斯辯於皇聖辟承物紀遠明兩辰麗昌輝天衍其一理妙位崇事神業盛淵渥德澤虛寂道政協化安心調樂移性玉衡從體瑶光得正巨星番采景雲立慶其二極仁所被罔幽不攘至和所感靡沉弗彰鶩出丹穴鷃出西

湘白鹿踰海素烏越江結響穹陰儀形鍾陽其三治人奉天迺勤迺格黛未俶載高廪巳積嘉禾重穋甘露流液擢秀辰畦揚頳角澤離穟合豪榮區蔭斥其四盈箱徵殿貫衆表周今我大宋靈貺綢繆亦終攜謙繹思勿休躬薦宗廟温恭率由降福以誠孝享虔羞其五頌祉推功登徽巖部恩覃隱顯賞延荒微河漾海叟山華岳燿憬琛貨蕃澤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教其六茂對盛時綴簡屢豐獄獄歸素秩秩大同上瑞諸用下知所從御式王度俯歌南風鴻名稱首垂保無窮其七

三吳救災議

沈亮

沈亮轉西曹主簿時三吳水淹穀貴民饑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議

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即以貸給使强壯轉運以贍老弱且酒有喉脣之利而非飡餌所資尤宜禁斷以息遊費

發冢及遭刦不救議

沈亮

世祖出鎭歷陽行參征虜軍事民有盜發冢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刦不赴救同坐亮議

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刦掠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為無人之鄉丘壟非恒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刦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

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民之禁不可頓去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

啟太祖　沈亮

亮轉西曹主簿啟太祖陳府事

伏見西府兵事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隷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伏勤昏稚騖苦傾晩於禮既薄爲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爲限役少以十五爲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

減

陳太祖　　　　　　沈亮

時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又陳之

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關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惟此既內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既苦易以悅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臣

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剸有主尸不越樽豈臣疎小所當預議但臣涿恩歲厚服義累世苟是所懷忘其常體

箴世祖　沈亮

亮為南陽太守郡界有古時石堨蕪廢歲久亮箴世祖修治之

施生興業首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殷邦康俗禮節用成頃北洛侵蕪南宛彫毀獫狁肆凶犬夷猶彊遼遠肅烽驛近虞郊閑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修窘力

輟耕關於分地囟荒無待流宂及今禮化孚內威禁淸外斯實去盜修畝昭農緒稼之時弘圖廣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榛棘綏入殊荒竊見郡境有舊石堨區野腴潤實爲神皐而蕪決稍積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官起沃成産偉連撫民開與增業惠昭二邦庸列兩溪雖劾攻圖功下見所絕聯事惟忝憂同職同 後缺

鑄錢議 沈慶之

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

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采山術存銅多
利厚耕戰之路壅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
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
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
資農民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
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惟錢而已愚謂宜
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雜
式去其雜僞官斂輪郭藏之以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
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

歷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翦華利用於事爲益

駁沈慶之鑄錢議　江夏王義恭

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士益不願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僞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爲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爲之彊制使換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

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
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惟一旦䏍
利犯憲群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自犯今入署必輸萬
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
事息姦僞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
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然頃
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翦鑿闕 鉛錫衆𦂳耳若止
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

又　顏竣

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頽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為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為

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爲聖慮惟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惟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前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絶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耳

贈安成王孚孝廉教　沈邵

邵爲安成相在郡以寬和恩信爲南土所懷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莅任未幾而孚卒邵贈

以孝廉板教曰

前文學主簿王孚行潔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緬想延陵以遂永懷

與武陵王贊牋　沈攸之

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稜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閽擊柝覲接莫由若使臣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攄於郢都則無以謝歟士之心何用塞

義夫之志便不犯關廢漢期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輿骼卷鐵之將煙騰颯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

又　　沈攸之

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辦菽扯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粱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首苟安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琳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既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

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閭門碎滅百死無根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下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

與蕭道成書 蕭荅書不錄

沈攸之

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闊義著斷金乃分身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憔若斯之哲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周義無貳計蹶迫時難相引求全天

道務善此理不容結姻之始實關于厚[illegible]

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illegible]

錄其心迹復忝驅使歸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受寵

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

效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

足下言面始絶非惟分張形迹自然至此脫枉一告未

嘗不對紙流涕豈顧相詣于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自

初得賢子諱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

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

云足下潛搆深謀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微不可
承足蓋其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
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
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膏腴人位並
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其披心胸者哉昏明改
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耶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
爲足下言之羣公共議宜啟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
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因滅天
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于事父以事君縱爲宗社大計

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耶乃復慮以家爲階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耶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發癖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叩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骸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衞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

惡逆之甚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勝數
霍光猶託尚共議于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
者不以刼主爲名桓溫之心未忘于簒海西失道人倫
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誰能相抗尚畏懼
于形迹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于
臣節桓氏亦得免于篡奪凡是諸事布于書策若此易
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迹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耶
聖明啟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壁
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刼奪天藏器械金寶

必克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披甲入殿內外宮閣管鑰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見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鄉防固重複精甲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物望實務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禮義不修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病苟懷貪惏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闔求忠臣者必出孝

子之門卿忠孝于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奸惡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巳復不可佰用用之旣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硋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叙平生舊款吾闔前哲絕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于胸心因告別于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潛淚想不深怪狂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杖無疆爲必先及

懷遠志南越見隋書陳振孫亦載其目葢宋世猶有存者余從諸書錄之其書則劉昭氏釋道世氏徐堅氏歐陽詢氏虞世南氏李善氏李賢氏曾慥氏陶九成氏李時珍氏衢按他書散見不能備舉其名

尉佗之時有五色羊以為瑞因圖之府廳

高京本合浦縣也吳建安十六年衛毅錢博拒步隲高安峽毅水死博與其屬亡于高京呂岱為刺史博既請降遂以博為高京都尉于是置郡焉

郢故楚都在南郡

穫之市名為虛多在村場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來之荊南嶺表皆然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謂之虛

軍安縣女子趙嫗嘗在山中聚結羣黨攻掠郡縣著金箱齒屐恒居象頭鬭戰

日南至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居南

雷州陰晦之夕謂之雷耕曉視田中必有開墾之迹

熙安間多颶風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雞犬為之不鳴颶音具

昔有溫氏媪者端溪人也居常澗中捕魚以資日給他於水側遇一卵大如斗乃將歸置器中經十日許有一物如守宮長尺餘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稍稍長五尺便能入水捕魚日得十餘頭稍長二尺許得魚漸多常游波中縈回媪側媪後治魚誤斷其尾遂逡巡而去數年乃還媪見其輝色炳耀語曰龍子今復來也因盤旋游戲親馴如初秦始皇聞之曰此龍子也朕德之所致詔使者以玄璧之禮聘媪媪戀土不以爲樂至始興江去端溪千餘里龍輒引船還不踰夕至本所如此數四使

者懼而止卒不能答媪媪殞瘞于江陰龍子嘗為大波至墓側策浪轉沙以成墳人謂之掘尾龍今人為船為龍掘尾即此也

嶺嶠夏風發自午至夜乃止什屋僵樹累年一發或歲再三

秦二世時五星會于南斗南海尉任囂曰秦方長亂此南越偏霸之象也遂有志焉病且亟召眞定人趙佗行南海尉事故今呼為尉佗漢高帝遣陸賈立為南越王佗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

舉二隻孔雀二隻

十月一日關中風俗皆作糟糍或作京餅以祀先祖蓋告冬之義也

泰時中宿縣十里外有觀亭江神祠壇甚靈異中宿縣民至洛及路見一行旅寄其書云吾家在觀亭亭廟前石間有懸藤即是也君至叩藤自有應者歸者如其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尋還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先是交趾之地頗爲膏腴徙民居之始知播植厥土維壤厥氣維雄舊有君長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其地曰雄田其民曰雄民分其地以爲雄將後蜀王將兵三萬討雄王滅之以其子爲安陽王治交趾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富尉佗在番禺遣兵攻之安陽王有神人曰皐通輔佐之造弩一張一放殺越軍萬人三放殺三萬人佗知其故便却壘息卒還戍武寧遣其次子始爲質通好後安陽王遇皐通不厚遁去之王之女曰媚珠見始丰姿閑美遂私焉始後誘媚珠求觀神弩之妙媚珠示

之因毀其機即馳使報佗復興師襲之軍至安陽王又如初放弩弩敗師皆崩散遂破之安陽王御生文犀入水走水爲之開越遂有其地

牛女之分楊州之末土也爰有太山實曰秦望又有石簣峻起壁立内有金簡玉字夏禹得之以知百川之理也

萬邀山西十里有靈州山焉其山平原彌望一野極目

番禺縣有番禺二山因以爲名

綏湞山有石樓左帶牛嶺山右據龍尾山

綏安縣北有連山多欅松杞梓昔越王建德伐木爲舡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十人牽之旣而入船俱墜于潭時聞附船有唱喚督進之聲往往有青牛馳廻與船俱蓋神靈之至一本云伐吳得牛共大千石又附船云云一本云附船有騎然之聲

高安石室自生風煙南北二門狀若人功意者以爲僊都日生上一本有有雲霧二字

高要有塚石廣六十餘丈高二百許似土人謂之嵩臺

盆允縣利山上多香林

寧浦郡東南有藕摩嶠屈璆

馬援鑿通九真山又積石爲堤以遏海波由是不復過漲海

馬鞍山　始皇朝望氣者云南海有五色氣遂發卒千人鑿之以斷山之岡阜謂之鑿龍今所鑿之處形如馬鞍故名焉

熙安縣東南有圓岡高數十丈岡西面爲羊腸道說者云尉佗登此望漢而朝宗故曰朝漢臺

[illegible]有羅浮洲是爲浮山葛稚川避地於此遂栖遲之

[illegible]浮山本蓬萊之一阜也浮海而至故曰浮

一本云本只羅山因海上有山浮來相合故曰羅浮

山

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册龍

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三百餘里嶺十五峯三十

二其峯之秀者曰飛雲玉鵝錦繡玳瑁飛雲峯路側有

梅花村

番禺北有芝蘭湖旁多人家其流南注西海

盧陵城中有井半清半黄者甜滑宜作粥色如金似灰

汁甚芬馨

石門之水俗云經大庾則清穢之氣分飲石門則緇素之質變卽異隱之酌飲之所也

海安縣有小水南注于海極目滄嗔渺望洪波洪一作澒

遂成縣僚山銀沙自出一本云丹城縣有金塘金沙自此而出

波羅基國出鋼珠卽照幽夜

端溪俚人岑班入山遇一寶珠徑五寸取還夜光明照燭俚人甚懼以火燒之雖小損猶照一室

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

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爲大品有光彩

一邉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璫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磥砢珠磥砢珠之次爲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葱符珠

木難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珍之

熈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淸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既而執紖者皆不疾耳盇尉佗之鼎

江南之洲上有盧循城開曠明遠有蓬萊方丈之氣登者莫不洗心澄慮洲東有荔枝洲有人採石其公紫石

英是也

菖蒲澗昔交州刺史陸胤之所開也至今亙之傍且輙傾州連汲以充日用雖有井泉不足食大元中襄陽羅友累石澗側容百許人坐遊之者以爲洗心之域咸安中姚成甫嘗採菊澗側遇一丈夫謂成甫曰此澗菖蒲昔安期生所餌可以忘老於是徊翔俯仰倏然不知所終蓋仙者焉

骨音邀城縣出骨石即滑石也又呼冷石土人以爲燒甗以爲烹魚

衡陽湘鄉縣有石魚山下多玄石石色黑而理若雲母發開一重輙有魚形鱗鰭首尾宛若刻畫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腥因以名之

龍川嘗有銅弩牙流出水皆以銀黃雕鏤取之者祀而後得有取此牙逢風雨即時淪沒父老云越王弩營處也

龍川縣營岡北有巨鑊恒有懸泉注之終歲不滿嘗有採薪者欲推動之忽然震雷迷失路十許日乃至家

南海以鰕頭爲盃鬚長數尺金銀鏤之晉康州刺史常

以杯獻儲文用以盛酒未及飲無故酒躍于外時廬江太守出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安遠曰卽三旬後庭將有喜慶者一云將有告變者果有生子人面犬身

歷安縣自蜀里多楊梅張公以爲名鄣則多楊梅此偶以所聞而命書後好事改地就之耳未之自蜀去之遠矣

綏寧白水山多漆樹高十餘丈刺漆常上樹端雞鳴日出之始便刺之則有所得過此時陰氣淪陽氣升則無所獲也凡刺漆圳有氏族以爲業曆前緣木處脈脈如

人腳也

蒼梧謚亦謂之過羅

南海江浙間有廬頭木葉如甘蕉織以爲帆以其疎暢懷風故帆不以布

咸寧縣有穿州其上多綸木似穀皮可以爲綿

沙麻竹人削以爲弓弓似弩淮南所謂谿子弩也或曰蘇麻竹或曰蠡麻竹

石蕁似蕁菜色青

博羅縣東蒼州足簝竹銘曰簝竹既大薄且空節長一

丈直如松一本又云葉其節直二丈鄉爲笛而可食

賓州有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或謂之戒火多種屋上以防火也但南中無霜雪故成樹

寧鄉縣草多卷施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

博羅縣有合成樹十圍去地二丈分爲三衢東向一衢木威似練子如橄欖而硬削去皮南人以爲糝南向一衢橄欖西向一衢三丈三丈樹嶺北之候也三丈亦異名

山有精舍其草多芳杜木多椅松東有甘泉上有古樹榕藤繞之號榕樹

大禹取藤根爲糧饑年人常餌之故名禹餘糧

寧鄉縣多沙棠

海藻一名海苔或曰海羅

猴葵色赤生石上南越謂之鹿角

藿香形如都梁可以着衣巾中

交州有蜜香樹欲取先斷其根經年後外皮朽爛木心

與節不壞堅黑沉水者即沉香也半浮半沉與水面平

爲雞骨最麤者爲棧香此三物同出一樹有精粗之異

耳並采無時

麒麟竭是紫鉚樹之脂也欲驗真偽但嚼之不爛如蠟
者為真
羅浮山生竹皆大七八圍節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
宋昌縣有棘竹長十尋大如甕其間短者輙六七丈也
為竹叢薄葉下有鉤刺或在條末如芒針也里人取以
為弓
淡竿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
與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
亦特與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

端房櫻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
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
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絙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
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蕭條
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
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深恨

衢按齊民要術亦載此書數字微異

古度樹一呼那子南人號曰柁(目亞反)不華而實實從木
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實帶

化蛾飛出亦有爲蚊子者

緝遊草藤也一曰諸藤一曰水藤山行渴則斷取汁飲之治人體有損絕沐則長髮去地一丈斷之輒更生根至地永不死

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

桂州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紡其絲織染爲斑布

古樹華類似木綿而輝薰過之

疏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

零陵香一名燕草又名薰草生零陵山谷葉如羅勒

青城縣多鵔鸃鵔鸃者山鷄也利距善鬭世以家鷄鬭之則可擒也光色鮮明五采炫燿

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生卵似鷄卵色青頗知風雲若羣至必風漁人及渡海者皆以此爲候

化蒙縣祠山上有潮潮中有鶖如今野鷄弄吭山泉號爲泉鷄

一云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如今野鳧棲息松間故

俗謂之松鳥

義寧縣北山多孔雀爲鳥不必匹合止以音影相掠便有孕亦與蛇偶一云雌見雄而有子（掠一作接）

鶡鴠鳥雖復東西迴翔開翊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呼杜薄州（開翊一作命翮）

海中有文魮鳥頭尾鳴似磬而生玉

高興縣有容鷄其形似鷄而五彩至則年穰

長鳴鷄鷄冠四開如蕊華鳴聲清澈　贊曰翠冠纈

碧距麗陳就昏別夕望旭鶩晨

開寧縣多晨鳴

增城縣多白鵲大如鴿素質黛眼鵲或作雀

鶨鸛一名越王鳥

鷓鴣自呼其名向日而飛飛數隨月盈若正月一飛而止

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不爾殺其王得乃已也

平定縣東拒海有騂馬似馬牛尾一角

有鼠母獸高三尺尾如杖如狼有乳聲似嬰兒出則殺

稼倣

鼢鼠似鼹鼠長洞地穴飲泉噬竹

漢時交趾有犀奔至高凉人以黑牛牴之有識者曰此玄犀也

高州巨海中出離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為之開

昔有懶婦織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為懶婦獸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然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習懶之性不革也今安平七源等州峒俱有狀如山猪而小喜食苗田夫以杼軸之類掛於田頭則不敢復近

鯪魚鯉也形如鮀而四足腹圍五六寸頭似蜥蜴鱗如鎧甲

蝦鰭長五丈尾似蝦

海魚無鱗形類琵琶一名樂魚其鳴亦嘉聞音出聽曾識瓠巴

含光一名黃臘魚頭嘴長而鱗背金色南人臠爲炙雖美而毒或煎煿或乾夜即有光如燭

石魚形圓如七寸拌

鼠魚頭似鼠

鱸鮃生山由之間穴地為窟泉源踊則此魚出今廬陵
以南至於南州有焉俗以為醬
海間青水毋東海謂之鮓音蜡
真魚如織絲魚纘尾魚有棘一名龜魚
織捋魚如真魚背上正青
鱣鱔子林反屬也長鼻軟骨長數丈而骨可啖似黃鱣而
長鯺魚左右如鐵鋸三牙魚似石首或曰雄石首也
龜甲一名神屋出南海生池澤中吳越謂之元衍神龍
大如拳而色如金上甲兩邊如鋸齒爪至利而能緣大

木揃鳴蹕至美可食不中于卜以其小故也涪陵大龜文似瑇瑁俗號曰靈龜竹當作緒

鯌魚南越謂爲壞雷魚通身黑長二丈子朝出食暮還毋腸腸從臍中入且從口中出腹裏有兩洞腸貯水以養子腸容二子兩腸則四子也其腮鱗皮有珠文可以

鯈刀鮤口一云烏鯌魚

鰭魚鼻有橫骨如鞴海中波浪爲之潚海船逢之必斷

奇魚長三寸似白魚常附海船以濟洪波一曰奇戴魚

君魚長三寸背上骨如筆管大者似口逢諸細魚及鼃

皆斷之

漢有五侯鯖君臣鯖父子結盟人至其爲之發

海中多朱鼈狀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常吐珠見則天下大旱

烏賊魚有可遇風浪便虬前一鬚不可而住腹中血及膽正黑可以書也世謂烏賊懷墨而知禮江東人取其墨以書契券紿人財物書迹如淡墨逾年自消惟空紙耳故俗曰是海君白事小史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化爲之

天牛魚方圓三尺眼大如拳在脾頭口在脅中露齒無唇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長五尺

石砝形似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華

神龜出于江水中廬江郡嘗獻生龜于太卜其含神知爲效之大

瓦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

潮陽南有水注海濱帶曾山其中多文貝可以解毒

南土謂蠣爲蠔甲牡蠣出合淵州土人重之語曰得合淵一蠔雖不足豪亦可以高也

新溪蝸味偏甘有遊瀉溪者

漲海口有鱟魚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游

鱐魚似鯎鱓音畢尾上有刺如鱐樹刺也

廣州有人取蝦鬚長四尺

安懷縣有蛣長二尺似小蚌有一小蟹在腹中爲蛣出

求食謂之蟹奴郭景純江賦云蟝蛣腹蟹是也

一本云蟝蛣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子如榆

莢合體共生俱爲蛣取食

水弩西四月初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

開寧縣多蜈蚣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腊為脯美于牛肉

一本云綏定縣多蜈蚣其大者能以氣吸蜥蜴一本云長數丈能噉牛或遇之則鳴鼓燃火炬以驅逐之

成陽縣樹多守宮大者能鳴謂之蛤蚧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攏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入府庫掠財寶先是郡公餐蜂別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簏出同時噬螫群賊身首腫痛兩眼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蜂飛遨逐賊賊遂

慌懼從間道而遁

兩頭蛇無毒夷人餌之

番禺縣西有江浦遯䢴洞鄉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竝加褒賞

宋侍中趙倫之碑　沈懷文

君戮力以致誠吐規以會機一鼓則寇騎雲徹旝動則敵氣霧消

省錄尚書議　沈懷文

沈懷文轉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不從

昔天官正紀大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贊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廷述章之範崇明魏王雖條錄之名並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塒改昔與贊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替革按台

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於茲義備於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虛廢

與南郡王義宣書　　沈慶之

義宣至壽陽與臧質西下至鵲頭聞所遣徐遺寶敗曾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

慶之送爽首示義宣并與書

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勦撲軍鋒裁交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

相呈

與王道隆書　　王景文

景文爲江州刺史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將謂在江州不能潔己與上幸臣王道隆書

吾雖寡於行己庶不負心旣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爲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乎理惟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寵罔昧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

風容貲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客自想爲用
啓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終